

盛世候之

Sheng
Shi Ning
Yun

意微婉

著
【上】

一方玄妙丝帕，几多似玉灵魂的前世今生，两阙梦里辞赋，五位
绝代佳人的悲欢离合。
无数错过，便织成过错，苍茫之中被生生割断的炽情，竟在污浊
混沌中，幻化出了如此华美却又转瞬即逝的一抹芒星。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盛世疑之

著
【上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盛世凝云 / 意微婉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9.5

ISBN 978-7-229-00559-7

I. 盛… II. 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6821 号

盛世凝云

SHENG SHI NING YUN

意微婉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钟丽娟

责任校对: 李小君

装帧设计: 曾 曾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才智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0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34 字数: 554 千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0559-7

定价: 39.00 元 (上下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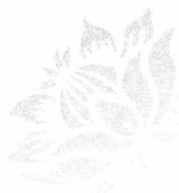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上

- 引子 · 春待人 / 001
- 第一章 梦回寂寞空庭 / 005
- 第二章 水仙迷 · 琴弦误 / 019
- 第三章 玉断 / 038
- 第四章 锦绣云烟断殇迟 / 052
- 第五章 暮雪洗出寒阶影 / 067
- 第六章 四时佳人 / 080
- 第七章 世上如依有几人 / 096
- 第八章 落花舞袖红纷纷 / 108
- 第九章 梨落兰凋胭脂浣 / 123
- 第十章 欲赠怀芳怨不逢 / 135
- 第十一章 不颦复不语 / 150
- 第十二章 急雨蔽孤星 / 161
- 第十三章 绿蔓秣阴紫袖低 / 171
- 第十四章 道是有情还无情 / 186
- 第十五章 晓风不散愁千点 / 202
- 第十六章 流水空山有落霞 / 220
- 第十七章 舞影众生迷清弈 / 234
- 第十八章 莫愁前路无知己 / 246
- 第十九章 一种相思两处情 / 258



目
录

001

引子 · 春待人

三月打头，京城郊外的小城。

青袍似春草，草长条风舒。

自京城东门出来的这一片草原，春暖花开、草长莺飞的美景不说，单是那纯净得一尘不染、晶莹剔透的风，就俨然已是近海的韵味了。

海风徐徐吹来，冲淡的是京城内嘈杂的结庐纷扰。缦回的廊腰、高啄的檐牙、暖响的歌台、金角红瓦的琼楼玉宇……凸显的是那一种从心而发的纯净，那一种登高远眺便现百舸争流的盛象。

在这里屏息凝视，听花开的声音，品海拂的神韵，观天边阳光洒下的缕缕金丝，世人大抵会明白，何以有人甘愿放弃荣华富贵，找一处这样的地方，隐居自然，梅妻鹤子。

大海边上的渔人，便乐于享有这天赐的宝藏。

起了个大早，正适逢早春。渔人肩上挎着网，眼睛溜着近岸处的春光，美滋滋地朝自己的小船走去，期待着今天的收获。眼瞧着到了，他撩起了裤管儿，一脚跨进了小船中，却在搭着的船桨上，看到了一件罕物。

一条丝帕。

渔人将其拾起，仔细看去。他虽不懂得，却也瞧得出，这丝帕的质地是极上乘的纱绸，图案隐约是苏绣，绣得极好，针脚都不露出一些，套接细得很，

精细雅洁。雪白的底子上，那丝帕四角各绣了杏花、芙蓉、白菊和木兰，或娇艳或含蓄，无不栩栩如生，略一看便可知是大家之作。在这离京城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的小镇，这样的东西可是不常见到的。

渔人正发愣，忽听得身后传来一少女的声音。

“伯伯，那是我的丝帕。被风吹来您船上了，您且递给我，好吗？”

渔人闻声回头，身后正翩然站着一白衣女孩，十四有余的豆蔻年华，眉蹙远山，明眸剪秋，虽形容尚小，却透着一股超然的成熟。说话时那语调，那教养，似也是不常见的。

渔人一忽儿又愣了神儿。

女孩微微一笑，再次温言请求，他这才回过神来，将丝帕递给了她。

少女彬彬有礼地道了谢，转身走回了来处。

参天的银杏树下，一个身着青蓝色上裳的女子瞧着女孩走来，微微一笑。这女子三十四五岁年纪，眉眼柔和，中等身挑儿，满身的书卷气质，端庄高华；口音中带着些江南的吴依软腔，更显娴雅动人。

女孩走近了，她笑道：“才要你作首词，偏就跑得这样快。”

女孩道：“先生莫怪云儿。原是那海风不好，吹走了云儿的帕子，适才去拾的，并非有意。”说着将丝帕递了过来让女子察看。

女子接过丝帕瞧了两眼，屈膝坐下，将它铺在了如茵的碧草上。四色的花儿，映着绿草，更显娇艳。

云儿便也坐下，与先生一同细细欣赏起来。

半晌，先生抬头道：“方才那首词只作了半阙，现下补上下半儿吧。”

云儿便也抬头，想起了跑开前的半阙词。那词牌名是《春待人》，全名为《春待人·日夜》。

碧空别透琉璃羌，飞思凌苍越穹。志高云等闲，薄气扶望。决巅以眺众生——
盛景，盛世，日昂扬。

先生未曾置评，只叫她完成下半阙。她跑了这一遭回来，却似被近海的微风吹掉了些豪迈，长长的睫毛有些飘忽，一双明眸微含幻梦，朱唇轻启，下阙



便一气呵成了。

银风扬起玉阶霜，浮梦点滴琳琅。神跃星莫及，流光流长。对烛何美伯牙——影翩，意翩，月柔肠。

师徒二人沉默了一会儿。云儿用手拈起了丝帕，置于膝头，静静地看着，以掩饰内心的不安。下月就要进宫选秀了，可怎么跟先生说才好呢？三年来，名为师徒，她们之间的情意却早已近似母女了。一入宫门，怕是再难相见……

先生亦有些惆怅地向海天相接处望去。下月就要离开云儿了，可怎么跟她说才好呢？苏州，离京城何止百万里……

数年的朝夕相处，两人心中都不愿离开对方，然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想着先生平日的好，再想离别后必将思念非常，云儿热泪盈眶了。然而她心知先生平素教自己坚强，默默转头擦干了泪，仍去看帕子。

这一次，她发现了些异常，奇道：“我记得先生绣了红杏、芙蓉、白菊和水仙上去的，怎么如今水仙成了木兰？”

先生道：“我不记得了。不过若真是水仙，怎会成了木兰？应是你记错了。”

云儿心道并未记错，然不再争辩，又是一阵沉默。

先生见她闷闷不乐，心中不忍，故意笑道：“先前叫你作词，好好的词牌你不用，偏要自己编出个《春待人》来，平仄什么的倒不管了，倒像对联似的。如今再考考你，就拿这四时名花另填一首罢，随你或词或诗或文，想到什么说什么便可。”

然而云儿的心情已没有《春待人》的乐意，皱眉一忽儿，吟道：

四时佳人

若春者艳，日边红杏，娇艳欲滴，几欲争顶死方休，丹心婷婷暗自留；所幸，落处春暖无相弃。

若夏者纯，水畔芙蓉，香远溢清，平凡方见玲珑心，婷婷仙子凌波魂；不负，天许梦圆人相全。

若秋者瘦，月下淡菊，轻灵独世，怪得清风送异香，香痕难却牵魂人；怎



奈，雪骨冰肌，难敌晚来风急。

若冬者华，云端木兰，唯美唯雅，倾国佳容盛世庄，八面讨喜双梦祥；叹息，醒来惊取两重身，茫茫，茫茫，前路长。

茫茫，茫茫，前路长。

两人皆叹了口气。

忽然又一阵风起，丝帕凭风而上，转眼就到了天边。云儿急忙起身，却只能无奈地看着丝帕越飘越远，越来越模糊。她叹着气，却见天边的云亦模糊了，海亦模糊了，渔人的船亦飘忽不定似的……

有人在叫她……

是先生吗？

“……主子，主子……”

她慢慢睁开双眼，蓝天、白云、碧海、小舟、丝帕都不见了，眼前的是铜制刻花的镜子、如意云纹铜雀的青炉、梅花格窗和红木格雕花几。侍女秋涵正瞪大眼睛瞧着她。

先生已经走了，她，也不再是少女云儿了。

三年后的她，是当今圣上的妃子，毓琛宫中权倾后宫的二品昭容——路凝云。



第一章 梦回寂寞空庭

又是一个深秋，倦日流彩渐转冷柔，落红凝颜更显寂寞空庭之欲晚的一丝没落繁盛。白鹭归去来，黄鹂别枝散，纵是海棠临风娇嫩，紫藤依窗高洁，亦不能融于此刻深秋半点丽色。

路凝云端坐在毓琛宫的窗前，只觉身子一阵燥热，白皙纤指有意无意地撩着面前的书页，莫名地，整个人都躁得慌。

这样有几天了？她也不知道。

然她心下了然得很，就是从那兰才人住进近旁的云通阁开始的。

想到这里，她细长的柳黛眉就不禁糅在了一起——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？这兰才人出身甚是低微，不过是御书房内的一名奉茶宫女，也是机缘巧合，博得了皇上的青眼，一夜恩宠之后便被封为才人，住进了云通阁，夜夜侍寝，宠冠后宫。

她也曾细细瞧过那兰才人，相貌稀松平常得紧，所值称道之处，唯有她美妙婉转的歌喉。古人说的那只应天上有的仙韵，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的美声，就如同魔法一般，把皇上的心牢牢地锁在了她的身边。

掐指数来，最近这一个月皇上竟有大半都唤了她侍寝。她紧咬了朱唇，恨恨地望着云通阁的方向。日渐黄昏，她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不久前，皇上迈进毓琛宫时那温柔的笑脸。现在，怕都是去了兰才人处吧！

叹了口气，她站起身来，慢慢踱到镂金镜前，很快，她又自信地笑了，镜中的这张脸是不争的倾国倾城，白皙的皮肤如凝脂一般，一双剪水秋瞳流转之



间似有无限情意，顾盼生辉，望之脱俗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在这张脸背后，她的心机和城府绝不输给这六宫中的任何一个女人。

她再次向云通阁望去，这次高高地昂着细长的玉颈。

得宠，需要取悦皇上一个人，而想要活下去，可是要看你斗不斗得过六宫中的每一个女人。

此时此刻，一定有无数双眼睛和自己一样在盯着她吧，或不平的，或愤恨的，或算计的。至此，凝云安然地倚在贵妃榻上，把入宫以来在心中筹算过无数遍的形势重新来过。

皇帝龙胤尚且年轻，后宫嫔妃之位大多空悬，像兰才人这样的侍女出身，被宠幸一夜就立刻晋为才人的，也算极少。

最先当然是六宫之首——皇后。

皇后是太皇太后钦点的大家闺秀，礼亲王家的千金。当今圣上的表妹，眉目如画，面赛芙蓉，真真是美艳不可方物。

可惜的是，秉了这般绝代的容颜，她偏偏是无甚才学诗书的木头美人。任是这样，还不知半分淑良贤德。即便不要求她内佐有方、母仪天下，只要求她作为六宫之主平定后庭，亦不让人省心，只不过自己快活，肆意妄为。

皇后十三岁便与皇上大婚，六年以来，美貌随年岁的增长愈发妩媚动人，奈何性格也愈发张扬跋扈，任性恣为，让皇上对她兴趣大失。然而，有太皇太后和其父礼亲王撑腰，其后位仍坐得稳稳的。

皇后既不得宠，后宫的女人们便多多少少都抱了希望。

在这个鬼魅一般的兰才人出现之前，最得宠的有两人，除了毓琛宫的昭容路凝云之外，便是长宁宫的佳婉仪史纤玉。

佳婉仪的相貌也颇为上乘，一双鸳鸯眉浮翠如黛，杏眸墨瞳明亮可人，点丹绛唇生就胭脂红丽，有一种不妆自艳的风华。除去相貌，她也是个心机深沉之人，为了在风声鹤唳的后宫之中生存，笼络了一批心腹死士，大有除掉凝云，独霸后宫之势。

佳婉仪与路昭容，这两个后宫之中呼风得风、唤雨得雨的女人一直分庭抗礼，剑拔弩张。两人都只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，更进一步。

凝云长在官宦深闺，即便不甘为宫墙所误，终究是无法抗拒命运的安排。然既来之则安之，如今既居深宫，所谓避宠，所谓平静，与所谓恩宠一样，不

过一朝一夕。

身为当今权倾朝野的路丞相之女，前朝的纠葛，便也不能与她无关。因此，一切的争宠或固宠，除一己之私外，也实是渗了权力争斗的。

既卷入这个漩涡，她又自信自己容貌心思皆为上乘，便无理由不迎风浪而上。

她的克己，是风雨来时偶尔低头的弯腰芦苇，迂回纵有之，但绝不软弱，绝不妥协。

六宫之中的女人们或清纯，或妩媚，或天真，或深沉。她们都被命运的手放在了这尊贵的皇宫之中，凭着各人不同的资质和手段，有的鲜花着锦，极尽恩宠，有的无人问津，孤独终日，最终只得让红颜一天天凋零在这高高的宫墙之中。

叹了口气，看夕阳仍余晖流澜，凝云决定出去走走，整日在这深宫中闷着，也要多见见天日才是。

凝云的贴身侍女秋涵见主子起身，便叫丫头拿了皇帝前回赐的狐皮披肩，忙不迭地说道：“这会子风硬，主子仔细着了凉。”

凝云蹙了黛眉，任她为自己披上披肩。暖软的白狐腋柔柔贴肩，让她心中忽泛起一阵温意。

“心里躁得慌，你陪我出去走走。”

“是。主子这是要去哪儿？”

“只随便走走。”

秋涵见她不想多说的样子，也不敢再问，只跟了她，不再言语。

主仆二人一前一后走着，不知不觉走到了松风亭。

“主子瞧，那不是杰嫔吗？”秋涵在凝云耳边低语道。

凝云抬头一看，一个俏丽的身影飘入眼帘，正是杰嫔，一袭杏黄绣边琵琶裙，绣的鹂莺跃枝，明朗活泼，姣好可人。

这女孩年方十五，桃腮杏面俏丽俊逸，一双清眸纯真素美，脸上身上似还是一团天真的孩子气，性子也率直鲁莽了些。

想她容貌在这六宫之中算不得极佳，皇帝却偏偏时不时地偏宠她些，也是看中了这天性。

杰嫔也看到了凝云，便笑吟吟地迎了上来。“杰嫔给昭容娘娘请安。”凝云乃是皇上钦点的正妃，又得宠，是而皇后以下的嫔妃见了她都少不得忌惮些。

凝云欣然一笑，道：“怎么杰嫔妹妹今儿好兴致，也来这松风亭中赏花吗？”

“瞧姐姐这话说的，”杰嫔抿了樱桃口，轻挑秀眉，“我素是个爱玩的，这月来思惠轩可是冷清得很，不出来遛遛可是要憋坏了。”语气间颇有落寞，想是兰才人如今宠冠后宫，皇上再不去别处，她也因此受了冷落。

凝云听在耳里，心中也暗暗不平，回话时却只当没听出这弦外之音，平静道：“入夏时皇上不是赐了妹妹进贡来的名贵菊花，摆满了整个院子呢。这时想也开了吧，又怎会冷清呢？”

初夏时，杰嫔才刚刚入宫，皇上便喜欢得紧，得知她喜欢菊花，便命人在思惠轩中布了各式各样的菊花大小几十盆。那时花还未开，却是她得宠的象征。可惜没几日，新鲜劲就过去了，虽不说再无问津，终究也大不如从前。如今花开了，恩宠却不在，不过徒增落寞而已。

凝云的话牵动了杰嫔早已愤怒感伤的情绪。偏偏她是个藏不住话的人，当下便发作起来：“赐花又有什么用？自打来了个兰才人，皇上就再也不看别人一眼了。哼，皇上可是看走了眼，那女人论才论貌哪一点出众，也不知使了什么狐媚子的本……”

正气冲冲地骂着，忽听有人叫道：“皇后驾到！”

杰嫔一惊，忙收了口，转头望去，正是皇后，慌忙请了安，战战兢兢地噤了声，站在一边。

凝云也请了安，偷偷抬头端详这后宫中的最高统治者。果然是个绝代佳人，凝云暗暗叹道，瞧她弯眉凤眼，身着一件朝霞紫的锦纺百鸟朝凤琵琶裙，如云乌发中金玉青珠簪分饰左右，步摇凤衔，流苏柔致，直衬得她丽眸流盼，仪态万千。

这般的美人，双眸微露出一靥，却并不为她的花容月貌添色，反是隐约的狰狞狭隘，让人心寒。

“本宫老远就听着有人在大声吵闹，原来是杰嫔你。刚才没有听真切，那些话给本宫重复一遍可好？”皇后以凤目斜睨着杰嫔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不快。

“这……”杰嫔一时乱了方寸，支吾道：“臣妾并未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皇后冷笑道，“妹妹想赖不成，刚才那样大的声音，倒像是天不

怕地不怕的，怎么现下就不敢承认了呢？”说罢，转头看着一边的凝云，问道：“杰嫔妹妹不说，昭容你呢？可听清了？”

凝云蹙眉，心中哼了一声，她本就不喜这空有美貌，仗势欺人的皇后。如今竟让她做恶人，她怎能从命？于是只赔笑着道：“回娘娘的话，臣妾愚笨，这些日子感了风寒，本就晕着，刚才一阵风大，竟也没听清。”

皇后心中暗骂，好你个路昭容，又推回到了我身上。于是微微一笑，对自己的贴身侍女霁月说：“霁月，你来帮本宫和二位娘娘回忆回忆。”

霁月不敢含糊，只得大概复述了一遍。随着霁月的话，杰嫔粉颊越来越苍白，皇后倒是有了幸灾乐祸之意。

“杰嫔妹妹，皇上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率直的个性，平日里也是挂在嘴上心上，”皇后玉颜上的笑意一层深似一层。“总说你是他的开心果，现下本宫若是把这些话告于圣上，你的‘恩宠’怕是享受不尽了。”

兰才人以一介宫女之姿腾达至此，后宫中早就颇有微词。可流言和指责反而增添了皇帝呵护她的决心，早就下了令，若有人说任何兰才人的坏话，严惩不贷。

凝云在一边看着，只觉得皇后又是可气又是可怜。虽贵为皇后，有着绝世美貌、显赫身世和太皇太后的支持，皇上却从来不曾宠过她，有时竟一个月也不踏进景澜宫半步。皇后满肚子的气不过，便时时嫉恨那些得宠的嫔妃，对失宠的嫔妃也是幸灾乐祸，落井下石。今日之事，她不过是借题发挥，要在杰嫔身上出气罢了，是不会真把她怎样的。

杰嫔却未看透这层，只觉得末日将至似的，浑身颤抖，扑通一声跪在了皇后面前。

“臣妾失仪，求皇后娘娘恕罪。”杰嫔肩膀抽动着，模样甚是可怜。

“身为一介小小嫔位，不说一心一意伺候皇上，竟敢僭越身份谈论起主位来，今日若饶了你，只怕人人都可以议论皇上，出言不逊了。”皇后看着伏在地上的杰嫔，竟没有一丝怜悯，只冷言相向。

杰嫔不敢回嘴，只不住地磕头，嘴里喊着娘娘饶命。

这个时候，就要那有心的人，帮皇后铺铺台阶，让她走下来即可。

杰嫔毕竟也是个可怜见儿的女孩子。

凝云瞧着眼下也只有自己了，于是缓缓开口道：“皇后娘娘平素最是宽厚

待人，体贴周到。后宫中有口皆碑，都说娘娘慈悲泽被后宫。今日就看在杰嫔年幼无知的份上，饶她这一次。”

皇后听着心里很是受用，加之找到了台阶，心中暗喜，面上却冷冷瞥了她一眼，说道：“昭容妹妹真是大度，也罢，饶杰嫔这一次倒也无碍，只是若传开去，外人要说本宫臧否无当了。”

她低头看向杰嫔，“从明日起，你就在你的思惠轩中好好地闭门思过一个月。”说完似乎还不解气，又讥讽地加上一句，“若还有什么想说的，就对着你的那些花花草草说个够吧。”言罢拂袖而去，看也不看痛哭流涕的杰嫔。

凝云轻轻扶了她起来，怒中带怜地望着皇后远去的背影。

回到毓琛宫，秋涵忙上了晚膳，放在了红木格栏雕花几上，想起凝云用膳时总爱就些玫瑰清露，便斟了些在白瓷杯中，细心地摇匀。

凝云草草向桌子上一扫，尽是些荤的腥的，便没了胃口。

正烦躁之时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歌声，清喉婉转，绕梁不绝。

不用想也知道，如今云通阁中定是夜夜笙歌。她站起身，倚在梅花窗格的窗子上向外看去，大红的宫门，高啄的房檐，金漆的栏杆似乎都隐身在了一望无际的黑夜之中。

空空的紫禁城中，袭人的歌声如幽灵一般穿梭在琼楼玉宇之尖，蜿蜒回荡，百转千回，咀嚼着后宫中无数红颜的心。

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啊，凝云叹道。

清晨，长宁宫。

佳婉仪刚刚起身，正端坐在铜制的镜子前面，一头青丝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她的贴身侍女安琪正在手脚麻利地打理着她的秀发。

镜中魅影如焰般华彩照人，姝丽若斯，是任人人瞧了都会心醉的半妆佳人。

佳婉仪却蹙了秀眉，心中思忖道，今儿是十五，照例在十五这一天，后宫嫔妃们都必须在用早膳之前去皇后的景澜宫请安，而皇后则会端庄贤淑地出现在人前，对众嫔妃嘘寒问暖，关心备至，一视同仁。

在皇后面前，绝不能太过娇艳。于是她从首饰盒中挑出了一支龙凤簪和一支七巧珍珠簪子，吩咐安琪将她的头发梳成平常的反绾髻。头上收拾妥了，又穿上一件暖珠色累丝嵌宝羽纱裳，看上去大方又不至于寒酸。



请安过后，皇后或许还会留几位得欢喜的嫔妃共用早膳。

这几位中无疑便有皇后的心腹。

当然，少不得留几个烟雾弹，为的是不太张扬。

皇后善妒，这一点全宫上下都一清二楚，只要哪个妃子得宠，哪怕她与皇后并未有什么过节，也是犯了滔天大罪，十有八九要寻了由头害她。虽然如此，皇后却也不傻，不会因此将自己完全孤立起来。

虽有太皇太后的支持，但如果她不在嫔妃中拉几个同盟，也是空中的楼阁一般，没有支援。

因此，一些有头脑的人会借机巧妙地得到皇后的庇护，根本目的仍是要争皇宠。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才既能在皇上面前步步高升，又不惹出背后靠着的皇后的嫉妒心。

这一点却是极难拿捏的了。若没有八面玲珑的个性和超出常人的机变，断不能在这两个主子之间寻得平衡。后宫中真正符合这个要求的，长宁宫的佳婉仪便是一个。

佳婉仪出身并不高，但她凭着自己闭月羞花的容貌和聪明才智，硬是走出了暗无天日的永巷，并一步步爬到了婉仪的位置上，虽仍只是个位低的嫔妃，但深得皇上欢心，风头甚至可与权倾一时的路昭容相比。

两人相差无几的年纪，但路昭容凭着大家闺秀的高贵血统先佳婉仪一步到达了权力的高处。

还记得甫册封，初见她时，自己还只是个贵人，初来乍到，什么都新鲜，日日地在宫中闲逛。

一天她不知不觉来到了倚梅园，正惊异于这簇簇白梅的柔姿幽香时，忽然见一个美人向自己款款走来。当时只觉是梅花仙子下凡一般，连身边纯白的梅花都在那人的光芒下显得灰暗了不少。

还是安琪推醒了自己，大声道：“奴婢给昭容娘娘请安！”

她这才清醒，忙也请了安。待路凝云走近了，她定睛一看，面前的少女拂云眉下一双清澈的明眸，面如白璧无瑕，容似明月还清，姿若拂柳仍柔，气如幽兰犹雅。这样一个女子，虽不如皇后咄咄逼人的光艳，却是如冰晶一般的一尘不染，只叫人望而生出几分感叹来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位丞相千金不但相貌出众，难得的是也有出挑的才华。在

后宫之中，最得圣上喜爱，几乎是人人艳羨。

与这等的丽人相比，她知道自己论才论貌都不占优势。因此，她主动寻求了皇后的援手。

路凝云实在是有些清高冷艳得过了，绝不与皇后苟合。而佳婉仪不然，她知道皇后也不满路昭容受宠，两人的利益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。皇后再不得宠也是后宫之主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有她的帮助自己也多了一分胜利的希望。与此同时，佳婉仪时时铭记，皇后不过是在利用她，只要她有一点点轻狂盖主，皇后也容不下她。

巧妙地争宠，同时巧妙地安着皇后的心，这才是她的护身之道。

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，可突然杀出个兰才人，怕是让皇后、路昭容、佳婉仪和后宫中所有的女人都有些措手不及。

暂且观望吧，眼下，还是景澜宫里的早膳要紧。

景澜宫。

凝云轻轻地跨了进来。

皇后微微倚在凤纹的金銮座上，凰衣霞披，似睡非睡地眯眼瞧着一屋子的大小。朝着一张张花似的面孔望过去，她心里只恨不得亲自一个个地揉青掐紫，看她们还拿什么勾引皇上。

佳婉仪来得早，正拉了凯婕好闲谈。凯婕好眉眼清秀，性格柔弱，似总是一副怯怯的模样，进宫之后久无圣宠，却也无意去争，只老实地安分度日罢了。

二人正说得兴起时，佳婉仪见她神色一黯，眼神定定地看着自己身后，于是回头一看，立刻生出一丝鄙夷。

是兰才人。

正是春风得意的她身上穿件大红色的软绸夹袄，明眸灼若星辰。

整个景澜宫似乎都安静了下来。兰才人在众人的注视下似乎未觉丝毫尴尬，只昂着头，快步向前走到皇后座前，屈膝跪下，洪亮声道：“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，愿皇后福贯东海，永葆惠泽！”声音抑扬顿挫，清亮悦耳。

这话虽说得不咸不淡，倒也算恭敬有加。

皇后自然不会领情，长长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尖酸道：“我当是谁，原来是兰才人。你侍奉圣上忙了这些天，想必累了，请安免了也罢，倒是承蒙兰才人

还把本宫这个皇后放在眼里，本宫却是受不起了！”

说罢唤了声霁月，道：“还不快看座，要累了我们兰才人，圣上怪罪下来，我们这些人的脑袋可是不够砍！”

皇后话里似夹枪带棒，直说得兰才人一阵难堪。可惜她怎敢跟皇后顶嘴，只讪讪地答道：“谢皇后娘娘关心。”不平都写在了脸上，撅着嘴，面上涨得通红。

其他嫔妃心中的嫉恨怕是不会比皇后轻，虽碍于身份，不敢如此挑衅，但也冷言冷语，指桑骂槐地出着气。她们中大多数念着皇上对兰才人只不过两天新鲜，她断不会成什么大气候，所以并不像一般对待宠嫔妃那样曲意奉承。兰才人气不过，眼中已是噙了泪水。

佳婉仪见了，心中一动，不动声色地走过去，轻声安慰道：“妹妹别伤心，受宠本就惹人嫉妒。宫中生活难，多忍着点才是。”

兰才人听说，简直是又惊又喜。她断未想到佳婉仪会这般贴心地安慰她，不由又红了眼圈，低着头说：“姐姐教训得是。兰汐失仪了。”

佳婉仪玉雕般精致的面孔上泛起了一道不易察觉的涟漪。

她温柔地拉了兰才人的手，柔和道：“妹妹若是不嫌弃，就多和姐姐走走走动。都一般的年纪，姐姐也想找个解闷的人儿说说知心话。”

兰才人受宠若惊地谢了。

又过不到半个时辰，众嫔妃们都请过了安，皇后坐正，温颜道：“众位妹妹们也累了，各自回宫用膳吧。路昭容、佳婉仪和洛贵嫔留下来陪陪本宫。”

凝云一惊。宫中人人都知道她与皇后不睦，皇后平时便连这个面子也不屑做了。今日太阳可是打西边出来了，为何会留她用膳？她面上平静地谢恩，心里面慢慢琢磨着。

不对，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

她正费解的时候，一旁的佳婉仪也颇感诧异，自己对路凝云一直注意得很，怎奈她行事小心谨慎，并没见出过什么漏子，皇后这早膳，就算是场鸿门宴，也摆得无甚道理。

众人正各自思索的时候，宫女们已端上了早膳，莲叶羹斟在海棠冻石蕉叶杯中，并乳白色的菱花糕，金黄色的如意糕，淡绿色的绿豆糕，一片清香逸散。

乌木三镶银箸与白玉金丝底的盘子远称不上景澜宫的上品，仍已够嫔妃们